



DUZHE

读者



《读者》历年最受欢迎文章荟萃

读者杂志社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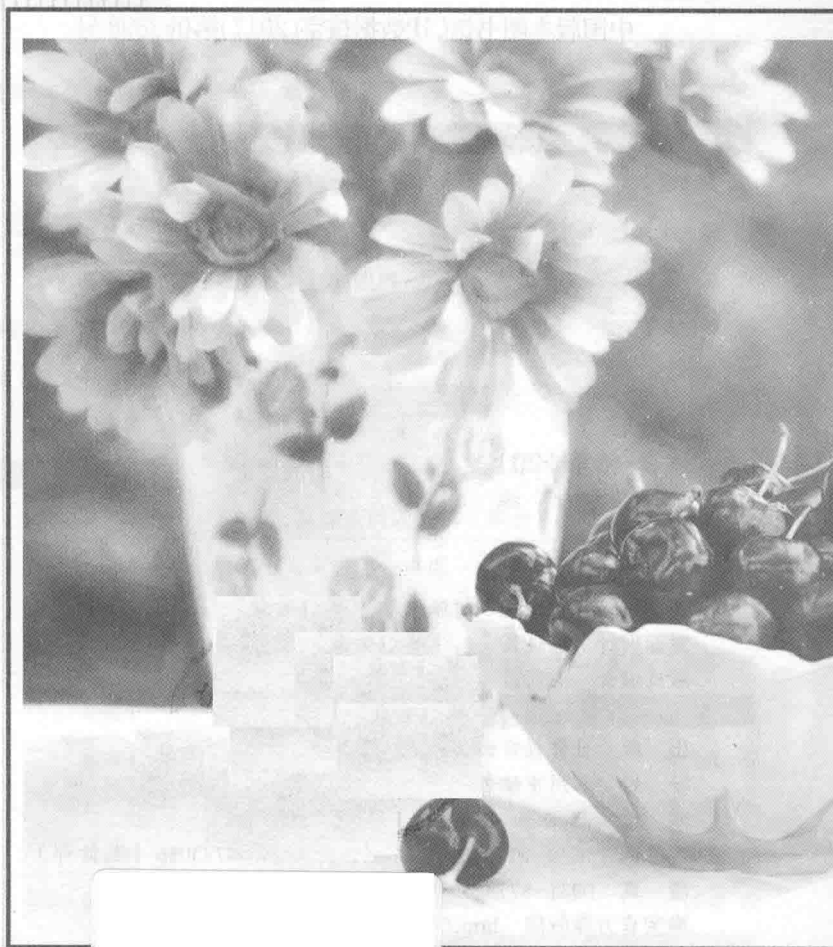


第 11 卷 第 1 期 2011 年 1 月

读者



读者杂志社 编



博采中外
荟萃精华
启迪思想
开阔眼界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读者·精华. 20 / 读者杂志社编. --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7-5423-3900-3

I. ①读… II. ①读… III. ①文摘—世界 IV. ①Z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3898号

读者·精华 (20)

读者杂志社 编

出版人 王永生
责任编辑 朱黎明 何佩佩
封面设计 许晓晨
版式设计 尚国昌

出版 甘肃教育出版社
社址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730030
网址 www.gseph.cn E-mail gseph@duzhe.cn
电话 0931-8773136 (编辑部) 0931-8773056 (发行部)
传真 0931-8773255
淘宝官方旗舰店 <http://shop111038270.taobao.com>

发行 甘肃教育出版社 印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1.5 字数 415千
版次 2017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 000
书号 ISBN 978-7-5423-3900-3 定价 15.00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印厂联系:0316-3255787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目 录

【选自《读者》总 326—335 期】

小 说

- 超人 冰 心 3
假日心态 [美]玛丽安·邦德 6
放爱一条生路 未 浓 8
玩笑人生 Jake Allsop 10
斯杰普卡,我的儿子 [俄]尼·叶甫多基莫夫 12
爱,重回我家 姜 蕊 15
黑色郁金香 [美]菲利普·克拉伯 18
父与子 [冰岛]贡·贡纳尔逊 20
桑给巴尔岛的丁香 范春歌 22

散 文

- 两棵树的守望 慧 子 27
翡冷翠山居闲话 徐志摩 28
鸟是树的花朵 吴 忌 30
时间怎样地行走 迟子建 32
人的高贵在于灵魂 周国平 33
窃读记 林海音 34
夏天 北 岛 36
每一扇窗户都可以被理解 袁跃兴 38
癫者 张晓风 40
钟和表 肖复兴 42
面对草原 高安侠 44
女子表情 沙 封 46
快乐 吕 游 48

人 物

- 起死回生的一骂 张新颖 51
诗书人生 许渊冲 52
这么单纯的美丽 杜 悦 54
疯子斯皮尔伯格 金 玮 56

- 悲欣交集 王开林 59
倾听台静农 张昌华 63
梁启超的婚恋 一 休 66

杂谈随感

- 假如死神突然降临 王翔浅 71
哀哉肉体 颜元叔 72
扩展词汇的边界 吴 思 74
鱼鳞 星 竹 76
性感的进化 毕淑敏 77
吃饭教育 沈 宁 78
贪官九像 周 涛 80
我们,是遥远的罪恶的一部分 田 松 82
每个人只错了一点 赵文斌 84
一个不小心…… 苏 炜 85
假如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奥格·曼狄诺 86

人世间

- 水的眼泪是什么 余同友 89
被埋藏的珍宝 阒 珊 90
因为爱,所以温暖 浪漫灰 92
天使最近不在家 叶倾城 94

两代之间

- 简妮的项链 [美]比利·拉芬特 99
美丽的大脚 浣 纱 100
动词医院 紫色丁香 102
母爱 > 爱母 黄永达 104

青年一代

- 大自然从不执着 华 韵 107
“土拨鼠”的青春记事 苏 珊 108
十八岁的那一年 龙应台 110

上班十年 张建伟 112

婚姻家庭

茶苦茶香 王虹莲 115

小姊妹 程乃珊 116

伟人的情书 晴朗 118

奶奶的初恋 阿诺德·费恩 120

紫水晶的爱情秘密 晓桦 122

男人的风景 宋宇杰 124

人生之旅

微笑 [法]哈诺·麦卡锡 127

知此七事不枉一生 麦格劳 128

施恩不望报 Karen Orfitelli 130

改变人生的一句话 汪继峰 132

我怀着希望 [英]珍妮·古道尔 134

内心拥有者 曾文广 136

心理人生

感觉 冯骥才 139

小品四则 陆永强等 140

禅房花木深 魏得胜 142

生命 冷梦 144

生命的礼物 王继良 146

生活之友

欣赏之翅可以飞 蒋建伟 149

用公式计算出你的幸福 刘翔平 150

不要看不起自己的工作 [美]阿尔伯特·哈伯德 152

在国外

迷失在挪威的森林里 于明洁 155

护照 刘艺 157

知识窗

五指之谜 金人文 161

上当、借光、露马脚…… 马金江 162

人的天性从哪里来 [美]彼得·B.纽鲍尔 164

老鼠：未来的地球霸主 文少传 166

书摘

岁月与性情(节选) 周国平 171

弄堂 王安忆 174

把幸福放在手上 [韩]柳时和 176

庄子,你在说什么 王心慈 178

点滴

行善者 [英]王尔德 5

诗二首 余光中等 9

诗二首 [奥]里尔克等 14

我们最需要的 [美]迈克斯·艾尔曼 19

漫画与幽默 24

读书的利益 毛丹平 29

小树慢慢长大 连岳 31

珠宝商的“幼稚” 陈大超 37

失去的都会得到补偿 刘燕敏 39

安德拉德诗二首

[葡萄牙]埃乌热尼奥·德·安德拉德 41

言论 43

快乐的源泉 蒋光宇 45

自由之树 馥人 53

生命 喻丽清 62

羊群运动 朱剑锋 68

呵护孩子的梦 曾文广 75

远方与远足 何树青 81

手表和罚单 张翔 83

没有责备 [美]凯瑟琳·詹森·盖尔 91

祈祷 李燕翔 101

感恩的心 石头海 103

把自己亮在暗处 马德 109

时节总宜人 李纯思 119

一次难忘的偷拍 保诺·卡勒士迪 121

不断延伸的地平线 [英]罗伯特·L.斯蒂文森 123

最珍贵的礼物 [美]玛丽安·埃德尔曼 131

实现希望之路 [突尼斯]艾卜·嘎西姆·沙比 135

我心坦然 马克思·埃曼 143

你看出了一条狗的寒冷 韩少功 145

我的心灵没有说谎的嗜好 [法]蒙田 158

灵感与发明 杜海玲 168

偶像 刘墉 177

心脏是一座两间卧室的房子 张远山 180



小说

超人

假日心态

放爱一条生路

玩笑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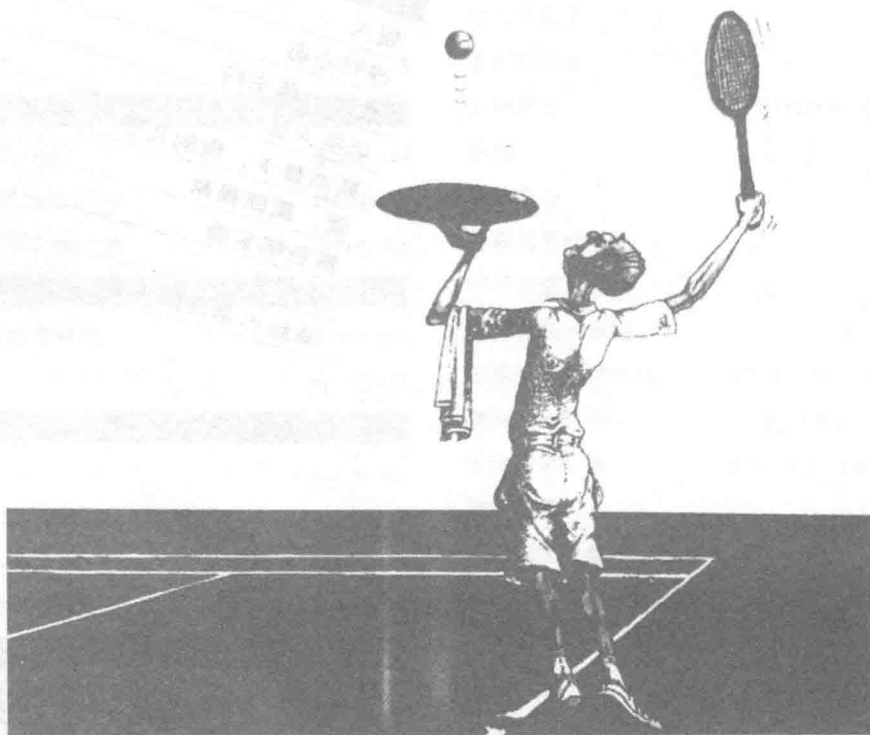
斯杰普卡，我的儿子

爱，重回我家

黑色郁金香

父与子

桑给巴尔岛的丁香



不失本色

(摘自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超级幽默大师》)

超人

●冰心



何彬是一个冷心肠的青年，从来没有人看见他和人有什么来往。他住的那一座大楼上，同居的人很多，他却都不理人家，也不和人家在一间食堂里吃饭，偶然出入遇见了，轻易也不招呼。邮差来的时候，许多青年欢喜跳跃着去接他们的信；何彬却永远得不着一封信，但也从来没有人看见他发过一封信。他除了每天上局里办事，和同事们说几句公事上的话，以及房东程姥姥替他端饭的时候，也说几句照例的应酬话，此外就不开口了。

他不但是和人没有交际，凡带一点生气的东西，他都不爱，屋里连一朵花，一根草，都没有，冷阴阴的如同山洞一般。书架上却堆满了书，他从局里低头独步回来，关上门，摘下帽子，便坐在书桌旁边，随手拿起一本书来，无意识地看。偶然觉得疲倦了，也站起来在屋里走了几转，或是拉开帘幕望了一望，但不多一会儿，便又闭上了。

程姥姥总算是他另眼看待的一个人。她端进饭去，有时便站在一边，絮絮叨叨地和他说话，也问他为何这样孤零。她问上几十句，何彬偶然答应几句说：“世界是虚空的，人生是无意识的。人和人，和宇宙，和万物的聚合，都不过如同演剧一般，上了台是父子女女，亲密得了不得；下了台，摘了假面具，便各自散了。哭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笑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与其互相牵连，不如互相遗弃；而且尼采说得好，爱和怜悯都是恶……”程姥姥听着虽然不很明白，却也懂得一半，便笑道：“要这样，活在世上有什么意思。死了，灭了，岂不更好，何必穿衣吃饭？”他微笑道：“这样，岂不又太把自己和世界都看重了。不如行云流水似的，随他去就完了。”程姥姥还要往下说话，看见何彬面色冷然，低着头只管吃饭，也便不敢言语。

这一夜他忽然醒了。听得对面楼下凄惨地呻吟着，这痛苦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在这沉寂的黑夜里只管颤动。他虽然毫不动心，却也搅得他一夜睡不着。月光如水，从窗纱外泻将进来。他想起了许多幼年的事情——慈爱的母亲，天上的繁星，院子里的花……他的脑子累极了，竭力想摈绝这些思想，无奈这些事只管奔凑了来，直到天明，才微微地合一合眼。

他听了三夜的呻吟，看了三夜的月，想了三夜的往事。

眠食都失了次序，眼圈儿也黑了，脸色也惨白了。偶然照了照镜子，自己也微微地吃了一惊。他每天还是机械似的做他的事——然而在他空洞洞的脑子里，凭空添了一个深夜的病人。

第七天早起，他忽然问程姥姥对面楼下的病人是谁？程姥姥一面惊讶着，一面说：“那是厨房里跑街的孩子禄儿。那天上街去了，不知道为什么把腿摔坏了。自己买块膏药贴上了，还是不好，每夜呻吟的就是他。这孩子真可怜，今年才12岁呢，素日家勤勤恳恳极疼人的……”何彬自己只管穿衣戴帽，好像没有听见似的，自己走到门边，程姥姥也住了口，端着碗来，刚要出门，何彬慢慢地从袋里拿出一张钞票来，递给程姥姥说：“给那禄儿吧，叫他请大夫治一治。”说完了，头也不回，径自走了，程姥姥一看那巨大的数目，不禁愕然，何先生也会动起慈悲念头来，这是破天荒的事情啊！她端着碗，站在门口，只管出神。

呻吟的声音，渐渐轻了，月儿也渐渐缺了。何彬还是朦朦胧胧的——慈爱的母亲，天上的繁星，院子里的花……他的脑子累极了，竭力想摈绝这些思想，无奈这些事只管奔凑了来。

过了几天，呻吟的声音住了，夜色依旧沉寂着，何彬依旧“至人无梦”地睡着。前几夜的思



想，不过如同晓月的微光，照在冰山的峰尖上，一会儿就过去了。

程姥姥带着禄儿几次来叩他的门，要跟他道谢；他好像忘记了似的，冷冷地抬起头来看了一看，又摇了摇头，仍去看他的书。禄儿仰着黑胖的脸，在门外站着，几次要哭了出来。

这一天晚饭的时候，何彬告诉程姥姥说他要调到别的局里去了，后天早晨便要起身，请她将房租饭钱，都清算一下。程姥姥觉得很失意，这样清静的住客，是少有的，然而究竟留他不得，便连忙和他道喜。他略略地点一点头，便回身去收拾他的书箱。

他觉得很疲倦，一会儿便睡下了。忽然听得自己的门钮动了几下。接着又听见似乎有人用手推的样子。他不言不动，只静静地卧着，一会儿也便渺无声息。

第二天他自己又关着门忙了一天，程姥姥要帮助他，他也不肯，只说有事的时候再烦她。程姥姥下楼之后，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来，绳子忘了买了。慢慢地开了门。只见人影一闪，再看时，禄儿在对面门后藏着呢。他踌躇着四周看了一看，一个仆人都没有，便唤道：“禄儿你替我买几根绳子来。”禄儿趑趄地走过来，欢天喜地般接了钱，如飞走下楼去。

不一会儿，禄儿脸跑得通红，喘息着走上来，一只手拿着绳子，一只手背在身后，微微地露着一两点金黄色的星儿。他递过了绳子，仰着头似乎要说话，那手也渐渐地回过来。何彬却不理睬，拿着绳子，自己便进去了。

他忙着都收拾好了，握着手周围看了看，屋子空洞洞的，睡下的时候，他觉得热极了，便又起来，将窗户和门，都开了一缝，凉风来回地吹着。

依旧热得很。脑筋似乎很杂乱，屋子似乎太空洞。累了两天了，起居上自然有些反常。但是为何又想起深夜的病人？慈爱的……不想了，烦闷得很！

微微的风，吹扬着他额前的短发，吹干了他头上的汗珠，也渐渐地将他扇进梦里去。

四面的白壁，一天的微光，屋角几堆的黑影，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了。

慈爱的母亲，满天的繁星，院子里的花。——不想了，烦闷……闷……

黑影漫上屋顶去，什么都看不见了，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了。

风大了，那壁厢放起光明。繁星历乱地飞舞进来，星光中间缓缓地走进一个白衣的妇人，右手撩着裙子，左手按着额前。走近了，清香随将过来。渐渐地俯下身来看着，静穆不动地看着——目光里充满了爱。

神经一时都麻木了，起来吧，不能，这是摇篮里，呀！母亲，慈爱的母亲。

母亲啊！我要起来坐在你的怀里，你抱我起来坐在你的怀里。

母亲啊！我们只是互相牵连，永远不互相遗弃。

渐渐地向后退了，目光仍旧充满了爱。模糊了。星落如雨，横飞着都聚到屋角的黑影上。

“母亲啊，别走，别走……”

十几年来隐藏起来的爱的神情，又呈露在何彬的脸上；十几年来不见点滴的泪儿，也珍珠般散落了下來。

清香还在，白衣的人儿还在。微微地睁开眼，四面的白壁，一天的微光，屋角的几堆黑影上，送过清香来。刚动了一动，忽然觉得有一个小人儿，蹑手蹑脚地走了出去，临到门口，还回过小脸儿来，望了一望。他是深夜的病人——是禄儿。

何彬竭力坐起来，那边捆好了的书箱上面，放着一篮金黄色的花儿，他穿着单衣走了过去，花篮底下还压着一张纸，上面大字纵横，借着微光看时，上面是：

我也不知道怎样可以报先生的恩德。我在先生门口看了几次，桌子上都没有摆着花儿。这里有的是卖花的，不知道先生看见过没有？这篮子里的花，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名字，是我自己种的，倒是香得很，我最爱它。我想先生也必是爱它。我早就要送给先生了，但是总没有机会。昨天听说先生要走了，所以赶紧送来。

我想先生一定是不要的。然而我有一个母亲，她因为爱我的缘故，也很感激先生。先生有母亲吗？她也一定是爱先生的。这样，我的母亲和先生的母亲是好朋友了。所以先生必要收母亲的朋友的儿子的东西。

禄儿叩上

何彬看完了，捧着花儿，回到床前，什么定力都尽了，不禁呜呜咽咽地痛哭起来。

清香还在，母亲走了！窗内窗外，互相辉映的，只有月光，星光，泪光。

早晨程姥姥进来的时候，只见何彬都穿着好了，帽儿戴得很低，背着脸站在窗前。程姥姥赔笑着问他用不用点心，他摇了摇头。车也来了，箱子也都搬下去了。何彬泪痕满面，静默无声地谢了谢程姥姥，提着一篮的花儿，遂从此上车走了。

禄儿站在程姥姥的旁边，两个人的脸上，都堆着惊讶的颜色。看着车尘远了，程姥姥才回头对禄儿说：“你去把那间空屋子收拾收拾，再锁上门吧，钥匙在门上呢。”

屋里空洞洞的，床上却放着一张纸，写着：
小朋友禄儿：

这是在夜间，他又是一个
人。

他看见远远的有一座圆形城
的城墙，便向这城走去。

他走近了时，听见城里有欢
乐的脚步声，许多把琵琶嘈杂的
弹奏声。他敲门，有一个守门人
给他开门。

他看见一所大理石的房屋，
屋前立着漂亮的大理石柱。柱
上挂满了花环，屋里屋外都燃着
杉木火炬。他走进屋内去。

他走过玉石的厅子，碧玉的
厅子，到了一间宴客的长厅。他
看见一个人躺在一张紫色的榻
上，头上戴着红玫瑰的花冠，嘴
唇给葡萄酒染得通红。

他走到他背后，拍拍他的肩
头问他：

“你为什么过这样的生活？”

年轻人掉过头来。认出是
他，便答道：“我本来害大麻风
的，你把我治好了。我怎么不该
过这样的生活？”

他走出这所房屋，又到街上
去。

过了一会儿，他看见一个女
人，脸上涂着脂粉，身上穿着彩



行善者

●〔英〕王尔德

衣，脚上饰着珍珠。一个穿着两
件衣服的青年慢慢地跟在她后
面，像一个猎人似的。这女人的
脸庞好像一个偶像漂亮的脸，青

年的眼睛里燃着色欲的火。

他敏捷地跟着他们，他碰碰
那青年的手，对他说：“你为什么
望着这个女人，而且带着这种
神情望她？”

青年掉过头来，认出是他，
便说：“我本是一个瞎子，你使
我能看见。我不望她，还要望什
么呢？”

他跑上前去，挨了一下那女
人的彩衣，对她说：“难道除了
罪孽的路以外就没有别的路可走
吗？”

女人掉过头来，认出是他，
便笑了，她说：“可是你已经饶
恕了我的罪，这条路是快乐的路
啊。”

他便走出城去。

他走到城外，看见一个年轻
人正坐在路旁哭着。

他走到他跟前，摸一下他长
长的鬃发，问他：“你为什么哭
呢？”

年轻人抬起头来，认出了
他，便回答道：“我本来已经死
了，你使我活过来。我除了哭以
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

（韩 静摘自《语文报》）

我先要深深地向你谢罪，我的恩德，就是我的
罪恶。你说你要报答我，我还不知道我应当怎样报
答你呢！

你深夜的呻吟，使我想起了许多的往事。头一
件就是我的母亲，她的爱可以使我止水似的感情，
重又荡漾起来。我这十几年来，错认了世界是虚空
的，人生是无意识的。爱和怜悯都是恶德。我给你
那药费，里面不含着丝毫的爱和怜悯，不过是拒绝
你的呻吟，拒绝我的母亲，拒绝了宇宙和人生，拒
绝了爱和怜悯。上帝啊！这是什么念头啊！

我再深深地感谢你从天真里指示我的那几句
话。小朋友啊！不错的，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
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
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

你送给我那一篮花之先，我母亲已经先来了。
她带了你的爱来感动我。我必不忘记你的花和你的
爱！

也请你不要忘了，你的花和你的爱，是借着你
朋友的母亲带了的！

我是冒罪丛过的，我是空无所有的，更没有东
西配送给你。

然而这时伴着我的，却有悔罪的泪光，半弦的
月光，灿烂的星光。宇宙间只有它们是纯洁无疵
的。我要用一缕柔丝，将泪珠儿穿起，系在弦月的
两端，摘下满天的星儿来，放在弦月的圆凹里，不
也是一篮金黄色的花儿吗？它的香气，就是悔罪
的人呼吁的言辞，请你收了吧。只有这一篮花配送
给你！

天已明了，我要走了。没有别的话说了，我只
感谢你，小朋友！再见，再见。世界上的儿子和儿
子都是好朋友，我们永远是牵连着的啊！

何彬草

我写了这一大篇，你未必都认得都懂得；然而
你也用不着都懂得，因为你懂得的，比我多得多
了！又及。

“他送给我那一篮花儿呢？”禄儿仰着黑胖的
脸儿，呆呆地望着天上。

（俞 敏摘自海峡文艺出版社《冰心全集》一书，李晓明图）



我们在佛罗里达度假的最后一天黄昏，我和丈夫杰恩沿着墨西哥湾白色的沙滩做最后的散步。我一路上把脚浸在水里走着，悠闲地看着浪花在我的赤脚下碎成泡沫。他呢，穿着旅游鞋，小心翼翼地走在干燥的沙地上。整个假期，我们都相互打趣，笑谈着我们完全相反享受生活的方式。现在，我感到我们惯常的那种互不相让的态度正在回来。明天我们就将回去了，愉快的日子总是结束得很快。

和过去的十年间一样，今年，我和杰恩来到位于德斯特的亨德逊花园酒店度假，这是每年我们给自己放的“恋爱假”。在这样一个假期中，我们要像刚开始恋爱似的对待对方。甚至在驱车7小时前往德斯特的旅途中，我们就开始放松，通情达理，相互谦让起来。

“我们是听磁带还是听广播？”我轻轻地问他。

“你想听什么就听什么吧。”

进了酒店的房间之后，我装着没看见，任凭杰恩把他的衣服揉成一团扔在昂贵的古董家具上，把堆积的快餐盒靠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墙纸上。杰恩呢，最不喜欢逛商店的他，耐心地拖着步子跟在我身后，陪我逛遍了这里打折的商场和古董店。回到房间，杰恩把所有的天气预报按区域全看了一遍，我也没有像往常一样讥讽他。晚饭前，我花了很长时间在镜子前左顾右盼，整理头发，他也没有不耐烦地问还要等我多久。在这里，和在家里相反，我们各自的旧习惯在对方看来好像挺可爱似的。

但是，周末来了，现实也回到了我们身边。“今晚我们就装车。”最后的散步结束后，杰恩不耐烦地说，听起来像大兵营的军官，他指挥说，把明

假日 心态

●[美]玛丽安·邦德

○陈明编译



天早上要穿的衣服拿出来，然后把其余的都打进包里，要快。当杰恩按他的“唯一最好办法”把行李交错地、像拼图玩具那样码放进车里时，我不以为然地翻了翻眼皮，白了他一眼。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上路了，在车上争论着是听磁带还是听广播的问题。最后，我决定不理他，埋头看起来。“你就不能坐上20里路不看书吗？”杰恩命令说。

“那也比整个下午都看电视的天气预报强啊。”我反唇相讥。

还有两小时就到家了，我们停下来加油，打尖。在排队等待的时候，听见排在我们前面的一对夫妇激动地谈论着佛罗里达，很显然，他们的假期才刚刚开始。

到收银台交费时，那位丈夫说：“我妻子要一份脱脂酸奶，我要一份牛奶圣代。”他并没有说她要减肥的俏皮话；而当那男人说了一句并不好笑的玩笑时，那位做妻子的竟笑得前仰后合。但是，最令人吃惊的是，那女人宣布说，他们刚刚从佛罗里达度过了“最愉快的假期”归来。

“是啊，”男人同意说，“我们都急切地盼着明年再去呢！”

什么？他们刚刚度假完？我不禁大吃一惊。回到车上，我脑海里突然记起了一位圣贤的话：“相敬如宾，相亲相爱，相互宽恕，方为夫妻长久之道。”在余下的回家路上，这句话一直回响在我耳边。

我们的车一驶进自家的车道，我便开始忙碌起来。我们有一大堆事情要做，我得喂狗，得把行李箱腾空，得检查信箱里的邮件，听听录音电话里谁留下了口信。我常能同时做五件事，手里还最先把行李给安顿了。杰恩比不过我，这让他着实气恼。我把要洗的衣服扔进了洗衣机，回来正巧碰上杰恩还在整理鞋柜。

“对不起，亲爱的，”我喃喃

道，停了下来，“为什么我们不能像那对在加油站遇上的夫妇那样……就像我们一直在度假似的？”

杰恩目瞪口呆地望着我，好像没听懂，似乎我在讲东非的斯瓦希里语。

“当然，他们俩好像有些过分夸张了，”我承认说，“可是，事实上，我们在外边的時候，对彼此都很宽容的。为什么我们在家里不能那样呢？不能有更积极的心态呢？”

“一种假日里的心态？”杰恩领悟地、一字一顿地说，“好啊！那就试试！”

相敬如宾，我想起来了，说：“杰恩，你开了那么久的车，一定很累了，快坐下来，就让老婆我先敬你一杯冰茶。”我家的老猫也过来凑起了热闹，我们在一起边喝着冰茶，边看亲朋好友的来信，还议论着这次旅行中最值得回味的趣事。

第二天，作为老婆的我极力想表现得好一点，整天如履薄冰。我决定给杰恩做一顿特殊的饭菜。我先动手烧肉。还没来得及把炉火调成微火的状态，电话响了，我在电话上和朋友聊了一会儿，突然闻到一股焦味儿。我冲进厨房，急忙翻炒锅里烧焦了的肉。一着急，碰翻了锅。里面的汤汤水水一下子倒了出来，洒在炉盘上，溅了一墙、一地，还有我的鞋。

杰恩跑过来——我们家的清洁先生，抓起纸巾就是一阵狂擦。“玛丽安，你怎么不小心点？”

“假日心态！”我大叫。

他赶紧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努力想做出微笑的样子。把厨房收拾干净后，他到外面去剪草。我一直打量着在院子里干活的他。不管你相不相信，他用一个草编的旧花盆反扣在自己头上当遮阳帽。有风的时候，他就用一根鞋带当系带。为防吸入花

粉，还戴了一个蓝色的外科手术口罩。穿的是一条松松垮垮的带大点图案的绿短裤。鞋呢，好像是被狗啃过似的！我正要说：“你穿成那样，还好意思走出去？”假日心态！我提醒自己，马上住了嘴。

我咽下这句话，决定驱车到超市买点东西回来，改做杰恩最爱吃的香蕉布丁。我正把车从车库往外倒，忽听得一阵刺耳的响声。

“砰！”我赶紧刹车，跳下来。杰恩闻声跑了过来。原来是车身碰上了车库门。但见车门凹进了一大块，车身的漆被刮掉了一长条。

“没听见我大声叫你停车吗？”他吼道。

“现在你没必要大声叫了！”我也吼叫起来。

我进房去给保险公司打电话，杰恩跟了进来。我做好思想准备，知道他会发脾气了。“我在想……”他说。

哼，来了。

“只撞坏了金属，”杰恩继续说，“花点钱就可以了，重要的是你没伤着。”他吻了吻我的额头，又出去了，接着我听见院子里的剪草机又响了起来。

只有在这时，我才想起在亨德逊花园酒店曾听见过的海涛声。

“相敬如宾，相亲相爱，相互宽恕，方为夫妻长久之道。”那就是假日心态，我们没有理由不在未来的一年中都这样。

我联系好了保险公司，挂上电话，走到外面看我可爱的丈夫剪草。从我站的角度看，他的草帽既实用又漂亮。一个多么聪明、英俊的丈夫！我暗自赞叹。

我做好了一杯柠檬冰茶，端到外面，递给杰恩。他回我一个假日般的迷人微笑，“谢谢你，亲爱的。”他说。❀

(秦越摘)



放爱 一条生路

● 未 浓

西柚在A城某大学教书，丈夫子仪在B城做生意。每逢周末，西柚坐两个小时火车回到B城与丈夫团聚。西柚并不为两地分居苦恼。眼下都市里的男男女女为了婚姻“保鲜”奇招迭出：室内分居者有之，到宾馆开房者有之。而她和丈夫不费劲就能使婚姻保鲜。

邻家女孩晓荷是西柚的学生。这个周末，西柚和晓荷一起回家。在火车上，晓荷小心翼翼地：“西柚老师，有件事想告诉你，可又怕你伤心。”西柚宽厚地笑笑：“说吧，老师不伤心。”“你不在家时，有个女人常去你家过夜，我妈妈看到的。”“没关系，那是我的表妹。”西柚表面上很平静，心里早已惊涛骇浪，痛不可当。

下了火车，西柚借故和晓荷分开，然后给子仪打电话：“我回不去了，学校明天有个学术交流会。”

晚上9点钟，西柚看到丈夫和一个年轻女人进了楼，他们虽然没有亲密的举止，但暧昧的眼神却纠缠不休。

捉奸，是女人一生最惨烈的痛。

那个女人是子仪的初恋情人，据说他们曾有过很美好很刻骨铭心的爱情。

离婚大战打了一年多，西柚就是不肯离婚。“耗死他们，让他们还没走到一起，就已经反目成仇。”西柚想。

这个周末，西柚照旧乘坐火车回B城，虽然子仪已离家出走，公开与那个女人同居。

这列火车快到终点站B城时，车上的乘客已经下得差不多了，西柚所在的车厢只有四五个乘客。有人在给家人打电话，脸上挂着幸福的表情。西柚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回想起那张在书桌上摊放了一年多的《离婚协议》。

突然，西柚听到有人说话，声音挺大的：“妈，是我，化萍。”西柚环顾四周，无人。火车过了二十里河那站后，这个车厢里的乘客只剩下西柚一人。西柚察看了半天，才明白是广播在响。

开始，西柚以为是在播小品，可仔细一听，不像。“妈，今天我跟车，我给你买了预防非典的中药，还有治疗心肌缺血的西药。刚才火车在二十里河站停靠时，我放在售票处一个姓蒋的男同志那里了。”

西柚明白了，播音室里的播音器没关上，播音员用手机打电话，被现场“播音”。

西柚觉得很有趣，竖着耳朵听。

“妈，我虽然和大伟离婚了，但您还是我妈。我叫您妈都十几年了，我改不过嘴来。”

西柚的心一下子紧了起来，她感觉这个“电话粥”不同寻常。

“妈，我现在挺好的，小帅也挺好的，学习成绩也上来了，老师说考重点高中没问题。”

“大伟和那个女人上个月12号结婚了。大伟没跟你们提过她吗？她比大伟小4岁，做翻译工作，结过



水草拔河

●余光中

如果时间是一条长河
昼夜是涟漪，岁月是洪波
滔滔的水声里
是谁啊，隐隐在上游叫我
是谁，明知我不能倒游
日日，夜夜，却叫我回家去

如果时间是一条长河
昼夜是涟漪，岁月是洪波
滔滔的水声里
是谁啊，隐隐在中游叫我
是谁，明知我不能停留
日日，夜夜，却叫我上岸去

如果时间是一条长河
昼夜是涟漪，岁月是洪波
滔滔的水声里
是谁啊，隐隐在下游叫我
是谁，明知我不能抗拒
日日，夜夜，却叫我追过去

上游是谁在叫我，水声滔滔



诗二首

中游是谁在叫我，水声滔滔
下游是谁在叫我，水声滔滔
水声滔滔，上游啊无路
水声滔滔，中游啊无渡
水声滔滔，下游啊无桥
只有滔滔向东的长河
翻着涟漪，滚着洪波

滔滔的水声里
只有我，企图用一根水草
从上游到下游
从源头到海口
与茫茫的逝水啊拔河
(爱 比摘自《台港文学选刊》)

不要来得太早

●勒内·夏尔

○罗大冈 译

不要来得太早，
爱情，请慢行；
树只是在摇曳它的生命，
四月的树叶被风刮得碎纷纷。

大地表面上显得平静，
填平了它的深坑。
赤裸的爱，
你来了，风暴的果实！
我梦见你把树皮一片片剥掉。

(张燕平摘自《意林》)

婚，但没孩子。听说，她前夫是得病死的。她性格挺好的，什么事都顺着大伟，不像我性子又急又犟，他们在一块儿挺合适的。”

西柚可以想象，此时此刻电话那头的老人一定是既难过又欣慰，难过的是这个叫了她十多年妈的孩子从此无依无靠，欣慰的是儿子的婚姻有了着落。

“妈，现在社会开放了，离婚不是什么丢人的事，你不要觉得在邻居当中抬不起头。你可以告诉他们，大伟不是那种胡乱来的人，大伟和那个女人在大学里相爱三年，后来那个女人去了国外，两人才分手。那个女人在国外结了婚，后来丈夫死了，她一个人在国外无依无靠的，就回来了。她和大伟在同窗聚会上见了面，这一见就分不开。我开始也恨，恨得咬牙切齿。可看到他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爱着，我心软了，就放他们一条生路……”

西柚眼睛湿润了。她想起丈夫写给她的那封长信：

……这些年，我经常做这样一个梦：一个梳着羊角辫的小女孩骑在爬满常春藤的矮墙上，手里拿着一块金灿灿的发糕冲我喊：“子仪哥哥，刚出笼

的发糕，快来吃呀！”那就是小时候的她。我和她青梅竹马，朝夕相伴，直到17岁那年夏天她举家搬迁。她有一个常年卖发糕的爷爷，那条小巷四季飘香。她走后，那条小巷就寡淡无味了，我的少年岁月也从此寡淡无味了。

我没有想到会在茫茫人海中与她邂逅。在你面前，我不想隐瞒她曾是一个不好的女人。我是在一个娱乐场所遇见她的，虽然灯光昏暗，可我还是一眼认出了她，当时她正在朋友怀里放浪形骸。我将她从朋友怀里拉到角落。“子仪哥哥，刚出笼的发糕，快来吃呀！”话一出口，我已热泪盈眶。她魂飞魄散，继而掩面而泣。我没有给她任何承诺，可她就是从那天起结束了昼伏夜出的勾当。

我决定爱她，照顾她一生。因为17岁那年我流了整整一个夏天的泪水……

求你，放我们一条生路，放爱一条生路！

车到B城，西柚在街头慢慢地走着。明天我就要永远离开这座城市了，今晚好好地看一看吧。西柚自言自语。

晚上回到家，西柚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

(王 喆摘自《深圳青年》，李晓林图)



玩笑人生

● Jake Allsop ○ 严明贵 编译

这是个轻松、愉快的葬礼，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太阳也出来为亨利送行。躺在棺材里，他也许正偷偷地乐着。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是啊，这可真是件开心的事。人们笑着，互相讲述着笑话。好几年不讲话的亲戚也都彼此相视笑笑，想着以后要保持联系。当然，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关于亨利的有趣的故事要讲。

“你还记得那次他扮成吉卜赛人，挨家挨户地给人算命吗？那个下午他竟然赚了6英镑！”

“有一次我跟他在他家高级饭馆里吃饭。侍者端了酒过来，

往亨利的杯里倒了一丁点酒，脸上洋溢着一种高傲的表情，好像在说：‘尝尝吧，老土。很显然你对酒一窍不通。’然而，亨利并没有像一般人那样去品尝，而只是用拇指和食指沾了一下，然后把手放在耳边，似乎要用耳朵倾听酒的味道。随后他对那个侍者点点头，似乎在说：‘哦，不错，你可以端上来了。’你可以想象当时那侍者的表情。我真不知道亨利怎么能绷着脸忍住不笑！”

“你有没有听过亨利做学生时在道路修理工身上搞的恶作剧？一些工人在路上挖坑，亨利

首先给警察局打电话，说有许多学生在路上挖坑，还说，这可不是一件有趣的事。然后，他又赶到工地，对工人们说有学生假扮警察要来阻止他们挖坑。可以想象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一团混乱！”

“是啊，老亨利就爱捉弄人。有一次，他应邀去参观一个抽象派画家的最新作品展。不知怎么的他在画展的头一天就溜进了展厅，将所有的画倒了个个。直到画展的第四天，才有人发现此事！”

“他那可怜的爸爸永远也搞不明白亨利怎会干出如此疯狂的事。”

“很难相信，亨利竟然是格朗德家族的一员。他与他的兄弟们截然不同。”

是啊，很难相信，亨利竟然是格朗德家族的一员。他出生在一个富有却不显赫的家族。他在五个兄弟中排行最末。格朗德家族的人个个长得很英俊：蓝色的眼睛，金黄的头发，既聪明又有抱负。他的四个哥哥在生活中都取得了成功。他们与出身名门、丰满漂亮的女子结了婚，也都有了与他们自己一样聪明英俊的孩子。亨利的大哥是位牧师；二哥成了一所有名的公立学校的校长；三哥步入商界，赚了大钱；四哥跟着父亲成了律师。但是每个人都在诧异，格朗德的小儿子亨利，为何就成了一个无所事事而又性情懒惰的人。

与他哥哥们不同的是，亨利长着一双棕色的眼睛，一头乌黑的头发，却也十分英俊和讨人喜欢，这一点恰恰使他成为一个很会吸引女性的男人。虽然亨利不曾结婚，但毫无疑问亨利是个正常的男人，他是爱女人的。他也喜欢干一些赚不上钱却能改善生活的事，如大吃大喝、谈笑风生。

其中他最喜欢的消遣就是无所事事：夏日的下午，坐在树荫



底下，身边围着一群人，说这说那，数数小草的叶片，听听身边飞过的蜜蜂的嗡嗡声。

真是无用的家伙！有人私下里猜测，他的生父或许根本就不是德高望重的格朗德先生，而是一个野蛮的吉卜赛人，带着一双迷人的眼睛，有一天来到格朗德夫人的房间，用他那怪异的乡村方式使她倾心。这个猜测非常风趣、浪漫，但绝不真实。而有件事却非常确定：你会情不自禁地喜欢上亨利，因为他会让你捧腹大笑。亨利·格朗德，可真是个玩笑专家。

尽管棺材正被放下墓坑，大家还在不停地传说着有关亨利的故事。人们拿着手帕擦眼睛，擦去的不是悲伤，而是笑出的眼泪。葬礼后将有一个葬礼早餐，由亨利最最亲密的十三个亲人和朋友参加。亨利·格朗德早已决定让他的哥哥柯林在葬礼早餐上来宣读他的遗嘱。大家对亨利的遗嘱都表示出极大的好奇。亨利一辈子不都是负债累累吗？在遗嘱里他又会有什么东西留给别人？

柯林清了清嗓子：“啊哼！假如吃好了的话，女士们，先生们。”大家都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安静了下来。

柯林打开遗嘱，开始一板一眼地读了起来：

“本人，亨利·格朗德，心智正常……立下遗嘱……特此传给……”

遗嘱一词一句地在读着，大家都因急切想听到关键内容而显得有些不耐烦。答案马上就要见分晓。当柯林宣布，尽管亨利·格朗德的一生无所事事、声名狼藉，却也因聪明投资而获益匪浅，至少留下了75万英镑的遗产时，大家都喘不过气，缓不过神来。但是谁能得到这笔财产？大家眯上眼睛，连话也不说了。

“你们都是我最最亲爱的朋友，”柯林继续用一种单调的，

在往常会使人睡着的声音读着亨利·格朗德的遗嘱，“但我决定不了将钱留给谁。”柯林停顿了一下。四周安静得都可以听到一根针落地的声音。他又开始念道：“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想让你们进行一次小小的比赛。每人轮流讲一个最最有趣的笑话，谁的笑话得到的笑声最多，谁就继承我的遗产。柯林是最令人发笑的故事的唯一裁决者。”

“因此，女士们，先生们，”柯林说着，同时把遗嘱放在桌上，“该是你们开口的时候了。谁第一个讲？要不，我建议你们按姓氏的字母顺序来。”

第一个人站了起来，讲了一个有关一个英国人爱上一把伞的笑话。结束时，他本人倒是笑声不断（因为他老是对自己的笑话发笑），而别人却是异常的沉默。他们憋红了脸，紧眯着眼，看得出他们觉得那个笑话很好笑。但每个人都不想笑掉自己赢取比赛的机会。第二个人讲了一个三腿桌的故事。故事讲得很好，以致若干年后，米高梅根据这个故事拍摄了一部卡通片。当她坐下时，其他的人将脸埋在手帕之下，咳嗽，假装打喷嚏，或是将铅笔扔到桌底下，目的都是为了掩盖他们的笑声。笑话就这样一个接一个讲着，一个比一个精彩，个个都会令人笑得直不起腰，但就是没人敢笑！

可以想象，当你想笑又不能笑时的情景。类似情况经常发生在教室里。有学生咯咯地开始笑，而又想尽力止住不笑。很快另外三四个学生又想笑。想笑的念头就像传染病一样，很快使得整个班级都在呼哧呼哧地想止住笑声。而教师却不解地左看看、右瞧瞧，想搞清楚那些呼哧呼哧的是什么声音。

当第十二个笑话讲完时，十三人中的每一个都静静地坐着，尽力抑制着那即将爆发的笑，就像抑制那马上要喷发的火山。

寂静。要命的寂静。

突然，柯林打了个喷嚏，一个平平常常的喷嚏。“阿嚏！”然后他拿出一块大得出奇的红手帕，擤了一下鼻子。“阿嚏！”

这就够了。有人再也控制不住，大声笑了出来。刹那间，所有人都笑弯了腰，笑出了眼泪，肩膀也随着一阵阵火山喷发似的笑声而抖动。当然，他们笑的不是那个喷嚏，也不是那十二个笑话。是的，他们笑的是他们自己，也明白了亨利·格朗德最后一次，也是他最滑稽的一次恶作剧，满足了他们嘲笑自己贪婪金钱本性的需要。

笑声终于停了下来。柯林再一次清了清嗓子。“请原谅我用了一个小小的戏法，”他闪烁着眼睛说道，“我练了那个喷嚏将近有一个多月了。”他叠起那块大得出奇的手帕，塞入衣袋。

“当然，亨利的想法，”他没必要再补充什么，因为十二位客人都已明白过来，他们中计了，中了亨利巧妙设计的圈套。

“啊哼！我可以读完遗嘱的下半部分吗？”柯林问道。

“朋友们，”遗嘱的最后一段写道，“原谅我，但我又忍不住要在你们身上开最后一个小小的玩笑。很高兴知道，你们对笑声的热爱最终战胜了对金钱的热爱。”

柯林停了下来，让大家好好理解这句话的含意。然后，他接着读亨利·格朗德遗嘱的最后一部分：

“朋友们，感谢你们让我有了最后一笑。说到钱，因为我爱你们中的每一个人，所以，我的财产将平分给你们。好好享受你那一份吧。但无论何时听到笑声，请别忘记我。”

人们顿时安静了下来。那一天空气中第一次有了一种静静的哀思。

（摘自《英语学习》，李晓林图）



斯杰普卡， 我的儿子

●〔俄〕尼·叶甫多基莫夫

○谷羽译

虽然说不太频繁，但随着年岁的增长，这种情况越来越多了。我常常在黎明醒来，沿着莫斯科空旷的街道徘徊。

晨曦之中，昨夜的路灯还放射着疲倦的微光。

黎明的莫斯科焕发着朝露的清新气息。房子的墙壁上有露水珠儿，公园的铁栅栏上有露水珠儿，纪念碑铜像的肩膀上也有露水珠儿。

鸟儿——这是莫斯科清晨的主人，像在森林里

似的鸣啾啾。一只鸽子，咕咕叫着，在红场上漫步。黎明时分，瓦西里·布拉日尼科夫教堂前面的马路宛如一片草地，鹅卵石中间，挺立的草茎湿漉漉的。白天，草被汽车轮子碾皱了，可现在，滋润的草地上，一只鸽子踉跄低叫，风吹拂着它翅膀上的羽毛，风带来了花朵的芳香，一片寂静中，听得见蜜蜂嗡嗡的响声。

而后，无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出动了。它们还睡眠朦胧，走路的样子困乏疲惫，软弱无力。

此刻，第一束阳光照亮了瓦西里·布拉日尼科夫教堂的圆顶，从那里传出了平缓的、震耳欲聋的钟声，钟声呼唤河水，夜间冻僵了的河水苏醒了，开始轻轻喧哗，在朝阳之下泛起粼粼波光。河面上，桥梁沉重的倒影衬托着高空的云影。

我顺着河岸向前漫步，柏油路上的露水慢慢变干了，树上笼罩着白霏霏的雾气。

一幢楼房正在施工。墙边上高高地站着一个小伙子。

这是斯杰普卡，我的儿子。

他每砌上一块砖，就用瓦刀轻轻地敲一敲。四面八方立刻传来同样的敲击声与他应和。这声音，像鸽子似的飞翔着，在莫斯科上空缭绕盘旋。

这是斯杰普卡，我的儿子，唤醒了莫斯科。

傍晚，我倚在窗口，等着斯杰普卡。对面楼房里，一个姑娘坐在窗台旁，忧郁地望着下面的街道。我知道她许多情况，可又对她一点儿也不了解。我知道她爱笑，她的笑声我很熟悉，跟斯杰普卡母亲的笑声非常相似。但是，她每天傍晚坐在窗旁，向下张望，好像等候着什么人。她那本来十分快活而又善良的面庞，为什么此刻竟显得黯然伤神？我知道，她在等待他，而他却迟迟不来，迟迟不来……

姑娘等待斯杰普卡。我也等待着他。不过，我知道能让斯杰普卡快些回家的秘诀，而她却不知道。

我闭上眼睛——一会儿，就听见空荡荡的街道传来了他的脚步声，听见他用浑厚的男低音说：“你好！”——这是他对那个姑娘说的，接下去，就听见姑娘的鞋后跟在柏油路上咔咔咔地响了起来。

姑娘向他跑过去，笑着，似乎唯独她才会这样笑。她和那一个姑娘，另外一个姑娘很像。斯杰普卡快二十岁了，当我遇见她，遇见斯杰普卡的母亲的时候，我也是二十岁。

谢里盖尔湖畔有一个村庄。那里的村子很多，但是我不愿回想那些村名，因为我怕忘记一个名字：普斯托什卡。我们来到这个村庄的时候，村里只有房子，人都走光了，带着家具什物到遥远的城市奥斯塔什科夫去了。后来，房子也没了，只剩下